


张锐锋作品集

用叶片吹奏

张锐锋 / 著

一个人沿着这条乡间道路来到上帝的辖区，
我的双耳好像已经听到了它的轻蔑的声音了。
它的话语是模糊的，每个词都采用了它的一
贯使用方式，这种语言里包含了人世之外的
全部逻辑，因而其中隐舍的一切智慧都变得
完全无用。但是，我的确听到了一种语言，
人间语言之外的一种语言，它近似于音乐的
旋律，有着独特的节奏、韵律和来自宇宙深
处的深邃感——它用风声来说出。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张锐锋作品集

—

用叶片吹奏

张锐锋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用叶片吹奏 / 张锐锋 著.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14.9

(张锐锋作品集)

ISBN 978-7-5060-7737-8

I. ①用…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0641 号

用叶片吹奏

(YONG YEPIAN CHUIZOU)

作 者: 张锐锋

策 划 人: 张 杰

产品经理: 王丽娜

责任编辑: 姬 利 王丽娜 孙泽娟

书籍设计: 张志伟 纸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5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737-8

定 价: 43.00 元

发行电话: (010)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目录

- 皇帝 __ 001
- 夜晚 __ 011
- 祖先的深度 __ 019
- 和弦 __ 062
- 算术题 __ 087
- 极光 __ 124
- 河流的终结 __ 134
- 用叶片吹奏 __ 140
- 秋色斑斓 __ 173
- 时间丛林里 __ 192
- 文明的冥想 __ 212
- 阅读生存 __ 216
- 农耕时代的避难所 __ 225
- 古兵阵 __ 231
- 最后的迷宫 __ 253
- 光盘之光芒 __ 257

皇帝

在夜晚，从每一个角度看都是漆黑一片。

车夫的故事

车轮在滚动。轮子是人类最大的发明。也许是树的断面使人萌发了对圆的使用渴念——无数日子垒砌的圆被纳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历史开始被饱满的几何体改写了。那一切都发生在遥远的昔日，它被车轮扬起的广阔烟尘所吞没，只有弯曲的车辙通向我们。

有一次，人们讲起车夫的故事。人们的目光离开了车轮，却在滚动的车轮之上，找到了另一个影子。那个影子曾是那样清晰可辨，但在讲述者的时光隧道里变得发黑，就像锈蚀的金属器渐渐归于泥土。时光的力量无所不在，即使在一个故事中也同样享有魔法师的地位。事实上，人们讲述的车夫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驾驭者——他在道路上拥有某种统摄和调整力量，掌握着速度、节奏和方向的特权。事实上，那是两个人。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是父亲和儿子的一种生动的组合，他们彼此扮演着驾驭者和被驾驭者的角色，并在漫漫长途上承受着完全属于自己的痛苦和快乐。

从前（就像一个童话的开头）或者说很久很久以前（故事就这样揭开序幕，也许这是最好的序幕），有两个男人被命运抛掷在曲折、坎坷的道路上，一个是另一个的父亲（或者说，一个是另一个的儿子），他们交替的脚步不时踏起地上的虚土，汗水从背上和前额上流下来，向前的力量始终凝聚在他们的胳膊、胸部和腿部的肌腱上。太阳的反光足以说明这一点。车轮紧跟在他们的身后，来自那两个人的牵引力使车轮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笨重，沉重，尖锐，又似乎交合为一种发钝的旋律，狭长的路使这一旋律不停地死灭和再生，重复和轮回，下沉又上升。仿佛吟诵着整个宇宙的原理和神秘思想。太阳从斜上方投下辽远的光明，也将父亲、儿子和他们身后的车，用一片灰暗涂写在旁边。它只用一些细小的、金丝一样的光缕来仔细端详车轴、车毂和车辋上的铁钉，这些铁钉将车轮牢牢地缀满，使辐射状的车轮成为整体，就像一些蝌蚪一样的古老、神秘的文字，记载着木头、金属、尘土、道路和无数面孔组合的图像。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阅读者。车轮本身极似太阳的模拟物，它自身的光芒足以照耀自己。

然而车夫是黑暗的，他弯下身子使自己的脸始终朝向背光的一面。他们是真正的穷人，买不起牲口，只能以自己的身体替代驴子——童话里或寓言里象征着愚蠢的驴子，在他们看来无比珍贵，因为以人的聪明来替代驴子的愚蠢已是他们无可奈何的最后智慧。在上坡时，年轻的儿子驾辕，将头深深地埋在轭下，平路或下坡时父亲来接替，仿佛以这种方式来不断重演他们降生的次序。不过，这一切，都是故事的开头。

重要的是，他们曾以十倍的热情来想象皇帝，两个车夫想到自己将来成为皇帝后将有什么快乐的感觉。未来的皇帝的美梦使冰层融解，长途驱驰的疲惫渐渐消散于渺远的皇宫的柳烟里——他们身后的车上装满了为别人运送的煤炭，里面深藏的火焰提前发出橘黄或深红的温暖色彩。一个欧洲诗人或许正在为这一刻感叹。

我们从古老的颜料盒里

来取同样的条纹和同样的光束

父亲驾着车辕，道路从他们的脚下缓缓地向后退去。他的内心早已充满了皇帝的激情，他的幸福需要儿子来分享，于是他将自己内心所思讲述给他的儿子。他说：等我做了皇帝，我们拉炭的车子将是另外一番样子。他的儿子充满好奇地问道：什么样子？他一边拉着车一边说：等我做了皇帝，我的车子要用金的轭，银的辕，玉的油葫芦，车轮上的每一个钉子都要镶嵌夜明珠。唉，那时候，我们的拉炭车就不会这么破破烂烂。儿子看着浑身汗水的父亲，看着那压得车子吱吱直响的沉重的黑色的煤炭，那悬挂在前面的为了润滑车轴而设的乌黑的油葫芦，为父亲得意的话语而陷入了思考。后来，他疑惑地问父亲：当了皇帝还要拉炭？父亲回答：是啊，不用为别人拉炭了，但自己家里用炭还不得自己去拉？

一个民间的故事。两个车夫的故事。他们以自己最大的想象力来想象皇帝。即使是拉炭的车夫对那遥远的皇帝的宝座也有所觊觎，或者说，在最苦难的历程中仍充满着最高的期待。他们所想象的皇帝并不是真的那一个，而是他们内心里的那一个，因而车夫所能想象到的皇帝仍是一个车夫，只不过那车夫的车子要漂亮得多，贵重得多。其实，那金的轭和银的辕远比他们现在所使用的车子还要沉重，在木头的轻和金银的重之间，他们将自己的皇帝梦放在了贵重的一边……实际上的使用的意义已被金与银的光芒所覆盖。

看来，皇帝不仅存在于皇宫的紫气环绕之中，他乃是在穷人中间。他不仅高踞宝座发号施令和纵情挥霍着人间财富，还供那民间的绝望的理想者分享着挥霍的快乐。他不仅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以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他本身便是一种巨大财富，放在车夫的前辕上，车轮由此变得沉重起来，也变得像寓言一样闪光。

鲁迅讲的故事

鲁迅在 20 世纪 20 年代谈论过皇帝，他阐述了老百姓对付皇帝的方法及态度。在《华盖集续编·谈皇帝》中，皇帝与鬼神被并列于一处。他引用的是一个老仆妇所讲的故事……她说：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是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吃西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会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菠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菠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菠菜，另外起一个名字，叫做“红嘴绿鹦哥”。

在鲁迅的故乡，一年四季生长着菠菜，红色的根须正像鹦哥的嘴巴，它的美感唤起了人们重新命名的渴望和激情，它的廉价和易于找寻让人愿意作为贡品奉献。皇帝深居皇宫的无知便与菠菜联结在一起，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命名改变了身份。

重要的是，这样愚呆不堪的皇帝乃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皇帝有皇帝的用处，他被摆放到人间的最高处，借以镇压那些强梁——使人世保持基本的平衡和公正。他是最高的权威，最后的裁决者，他只能从美的名词中获得菠菜，然而那菠菜乃是出自最质朴的土地和农夫的五指。皇帝的龙位摆放到空中，然而那基座是在大地——人的卑微反衬着皇帝的高度。

安徒生讲故事

安徒生在童话《皇帝的新衣》里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作了解析。只有孩子指出了皇帝的真实状况，那是孩子将皇帝视作一个人，而大人们将一个人视作一个皇帝。在孩子的眼中，世界只有一个，即人的世界。在大人们眼中，世界被分裂为两个，人的世界与皇帝的世界。皇帝的世

界属于皇帝，平凡的人们与之无以比拟，因而皇帝可以拥有一件人们的肉眼无法看见的衣服——这是皇帝的特权之一。

大人们看到了这一特权，因而想借这一特权以提高自己的权利，他们便以自己未看到的作为自己看到的。这里隐藏着大人們的阴谋。皇帝的存在成为一切阴谋的核心。孩子站在人群中，实际上是站在了无人的旷野里，他看到了人，也看到了一个不穿衣服的人——他不知道那是一个真实的皇帝，只知道那是一个真实的人。因为皇帝未穿衣服的缘故，孩子从人群中认出了他。

卡夫卡讲的故事

卡夫卡在《皇帝的圣旨》里安放了一个处于弥留之际的皇帝，实际上这一皇帝很快在时光里消亡，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皇帝的影子。皇帝的影子比皇帝的寿命更长久。

卡夫卡这样为我们讲一个故事：皇帝在弥留之际只向那位可怜的臣民——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者，下了一道圣旨。这是故事的开头，却指出了背景、过程和可能性。因为皇帝的圣旨是向一个人下达的，距离就决定了一切。因为皇帝希望这道圣旨在他短暂的最后时光里生效，接纳圣旨的人也希望知道那道圣旨——来自最高者命令的内容，那么圣旨便隐含了皇帝和那个人的期待。

皇帝对使者秘密交代了谕旨（因为谕旨不被公开，其内容便成为人间的激动人心的悬念），“皇帝如此重视他的圣旨，以致还让使者在他的耳根复述一遍”。然而使者实际上没有能力完成这一重任，因为圣旨所指的那个臣民乃是在最远的地方。尽管使者竭尽全力地向前，他的速度仍然在无限的距离上失效。

他在人群中开路，然而人群如此众多，人们所居住的房子也无限地多，他甚至要穿越整个皇宫都难以办到，仿佛那殿堂的台阶也是在无限地向前延伸，成为距离的重要部分。一切都在距离之中，一切组成距离。

使者在距离之中使自己彻底消失，因为他的意义已经在距离之中消失了。

他传达的乃是一个死者的谕旨（那皇帝已在他离开身旁后死掉了），皇帝已经更替，龙位上已经端坐着另一位皇帝。谕旨已随皇帝的死去而丧失价值，然而使者却不知道这一点。在最远的地方等待谕旨的人也不知道这一点。使者在传递着一个失效的秘密，那个可怜的臣民在等待着那个失效的秘密。

人们在一个失效的秘密的驱动下奔跑或期待着。这是世界的基本状况之一。里尔克在一首诗里指出：

不久他们会在废铁里面消灭你最后的痕迹。

他指的是钟楼上的时针或那时针所代表的时光。

博尔赫斯讲的故事

这是一个皇帝和诗人的故事。“一天，皇帝带着诗人参观宫殿”，皇宫里的一切显得神秘和让人激动。金属镜子和刺柏围篱组合的迷宫，弧形、圆圈以及天井、书房和安放着一座滴漏的六角形房间，一切迹象表明，皇帝是一个迷宫的酷爱者，或者皇帝本身就是迷宫的一部分。博尔赫斯从自己讲述的故事里得出了结论：现实是梦幻的表象之一。从这一意义上看去，他所讲的皇帝和诗人正是分别代表着现实和梦幻，以至于诗人吟出一首只包括一个字的诗时，“皇帝喊了起来——你抢走了我的宫殿！于是刽子手的铁剑结果了诗人的生命”。

博尔赫斯指出的原因是，那一个已经失传的字，千真万确又难以置信地将一座皇宫完完全全，毫厘不爽地包括在其中。“包括每一件精美的瓷器和瓷器上的每一个图案，每一个暮色和晨曦，以及远古以来在里面居住的各色凡人、神灵和真龙的每一个光辉时代的每一个祸福时刻。”他说，世上不可能有两样一模一样的事物，因而诗人一吟出这首诗皇宫就

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它被一首只包括一个字的诗彻底摧毁——或者所替代。然而实际的情形是，“诗人是皇帝的奴隶”，皇帝借了那个字杀掉了他。当然那个字也永远地被人遗忘，人们不可能重新寻找到它。

现实最终战胜梦幻。梦幻将醒来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又落入现实的迷宫里，表象摧毁了本质——我们便只能存在于永恒的表象之中。那么，在我们的世界上，皇帝仍然是唯一的真。他主宰着我们，扭曲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花园里的迷宫的一部分——这一切都是秘密地实现的，我们并不能真正地知道自己的来历及用意。我们被迷宫的假象所指引，自以为找到了自己，却失落在更深的由皇帝设置的魔法之中。诗人看穿了这一点，刽子手便砍掉了他的脑袋。多少个世纪之后，另一位诗人说：“他们烦闷地强迫你歌唱强迫你说：生活重于任何事物的重量。”那么，皇帝给我们遗留下什么？博尔赫斯在另一篇小说《永生》的结尾处断言——语句，被取代和支离破碎的语句，别人的语句，是时间和世纪留下的可怜的施舍。在这全部的施舍中，博尔赫斯给了我们另一个皇帝，或关于皇帝的另一些语句。

长城讲的故事

我不知道每天有多少人攀登长城，但我可以说，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地去倾听长城的故事，因为那讲述者的声音太大，盖过了人们的双耳所能承受的极限。也许那声音太古老，超过了人们能够倾听的距离，也许那声音被砌筑在最深处，连倾听者的倾听也一同埋葬其中。

据说，飞向月球的宇航员，依然能够看到长城——它已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奇迹向宇宙展示。人的力量以长城的形式传递给月球上的观察者。然而，我们眼前看到的城墙不过是这样一些东西：土、以土烧制的砖。它们被一种力量放置到（被连续地放置到）一条弯弯曲曲的线路上，这巨大的曲线穿越了漫长的距离，笼罩了不朽的时空。这样巨大的力量来自哪里？皇帝的梦想。

那不过是一个古代皇帝的梦想的实现。他梦想的依据是他手中拥有的统领一切的权力，因而他有梦想的特权，他敢于梦想一切。并不是谁都可以梦想。

长城绵延万里，横亘千年，后人们常常因之骄傲，然而它只不过是一个皇帝的丰功伟绩之一，是皇帝的一个梦想驱使成千上万的人民建造了它。这伟大的构筑与其说是人民的奇迹，不如说是皇帝的奇迹，权力的奇迹。

中国古代的老百姓，不仅被皇帝用权杖剥夺了他们的衣食、儿女、劳动甚至生命，同时也以人民的名义挖掉了人民的梦想，这样血腥的事实连人民也很少想到。因而那长城的宏伟只是显示了皇帝的高大，同时映衬了人民的卑微生活。真正幸福的许诺就像卡夫卡笔下的皇帝在弥留之际所下的虚无圣旨，在使者的脚步声里，在风声和无数宫殿台阶之间，成为空洞的、毫无现实意义的永恒秘密。

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被驱赶到巨大的长城工程之中，付出难以想象的血泪、劳动和牺牲。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或想到，那每一块粗糙而沉重的黏土砖上都刻着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不幸遭遇，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长城的一砖一石，加起来却并不是长城的全体。那全体的东西仅仅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存在于皇帝的大脑里。谁都可以想象长城上的一砖一石，那是他们自己的见证，那是他们自己因巨大劳动而换取的一点小小的权利，然而谁都不敢想象长城这一整体，这对于他们将是多么可怕，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是一个皇帝！博尔赫斯笔下的诗人的结局已经说明了问题，他说出皇帝宫殿里的一切，就意味着剥夺了皇帝的财产，他就必然会被刽子手的铁剑割断颈项，他的脑袋便必然从人的高度上（或皇帝的高度上）掉落至刽子手脚下的虚土里。

皇帝只有一个，人民却有无数。在一部中国的历史里，皇帝意味着人民的累加，而人民的累加却不等于一个皇帝。这不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悖论，而是指出了人民因其具体和数目巨大而被现实所虚化。长城就这样讲述了一个皇帝的故事……

它是这样讲述的：皇帝坐在遥远的宫殿里，忽然受到一个梦境的启

迪（或受到某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启迪），萌发了一个巨大的规划，他要将自己辽阔的疆土用一堵巨墙包围起来，以表示他的占有，就像从前农家小院的几面围篱或土墙一样，让人感到温馨或内心踏实。任何时候只要想起这堵墙的存在，他便有一种所有者的满足感。他便向四面八方下达谕旨，人民被统治者召集到一起，被驱赶到荒凉的边陲，开始了漫长的劳动。这几乎是一种无边无涯的完全绝望的劳动，因为他们既看不到意义，也看不到痛苦的尽头。就这样，日月交替，光阴奔流，他们不停地搬砖、夯土……直到自己的青春、热血、幸福和期待全部被筑进长城。他们的终点远不是长城的终点，然而长城的终点却囊括了无数人生命的终点。

皇帝仍然在遥远的皇宫里，他甚至看不到这一切，也不必思考这一切。他喝着美酒，看着美女们舒袖起舞，悠扬的音乐压倒了渺远的哭喊，他不断地听到长城旁边传来的关于长城进度的消息——他感到时光如此迅速地流逝，长城筑造得太慢了，人的血肉竟是如此无用，竟然难以填满他的一个梦境。

有时，他看着眼前的一切，看到富贵、宫殿和奴仆，看着美女、武士和诗人，微笑了。他不知自己微笑的意义，却在面具似的脸孔上显出柔和的微笑，正像后来的诗人的描绘：

他的微笑如此纤柔
像古老象牙上面的光辉
像怀乡病，像圣诞夜的一场雪
落在幽暗的村落，像绿松石
周围有珍珠排列着
像月光
在一本心爱的书上

然而他的微笑正像远处的黄昏，正使那遥远的劳动者渐渐沉入黑暗。皇帝的暗影从皇宫的宝座上向远处铺展，直到每一个人都被黑暗所覆盖。

因为，那皇帝是车夫的皇帝，愚妇的皇帝，最远的地方期待圣旨的皇帝的皇帝和使者的皇帝，是诗人的皇帝和囚犯的皇帝，就像幽灵、神明和魔鬼，或者像祝福和咒语，皇帝无处不在。

夜晚

A

这些面孔从人群中涌现。

——庞德

诗人说，这些面孔从人群中涌现。这是他在城市看到的景象。在内心搁置了很久的词压住了视线，凝聚为一行诗句：这些面孔从人群中涌现。那么，那些面孔究竟是谁？我们真的认出了他们？不。他们就像无数片树叶叠加起来，堆积成树冠一样，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将他们一一分辨。然而，哲人们仍要将真理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人群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数量，视野里展现出一片模糊的图像。数量的喧嚣和无数斑点的躁动。他们中间的任何一种声音都有特定的意义，然而这些声音的汇聚却涂抹掉所有的意义。他们中的任何一张面孔都有一个独特的造型，然而这些面孔的汇聚则凿平了那些不同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人群看到了世界的表象，看到了相似和虚无，看到了一个包含一切的零。

从乡村里来的人看不清这些面孔。站到三层楼以上的高度上，也不过看到一些破碎的黑斑。因为那些面孔属于城市，是城市用钢铁和水泥堆砌的背景嵌入了这些面孔，仿佛这些面孔不断地被那背景所吸收，徐徐地渗透到钢铁和水泥里，让我们感到，一切都由商品、工业流水线、污浊的空气、市场交易中挺括的钞票在手指间发出的嚓嚓声所铸造。

B

月亮就折叠到大衣里了。

——史蒂文斯

城市将月亮放置在门槛之外。很少有人抬头仰望。匆匆赶路脚步踩碎了自己的影子。“月亮就折叠到大衣里了”，这是一种巧妙的推测。这就意味着，我们忽视的东西有可能正藏在自己衣服的褶皱里，我们并不是有意放弃，而是在无意中将遥远的事物包裹起来。

当我们在街道上走路时会偶然想起了什么，于是抬起头来。就在这一刻，月亮从水泥缝隙里闪现。它在灰蒙蒙的天空中展开苍白的镰状轮廓，俯瞰大地上明灭的窗户和我们身边闪烁不定的霓虹灯。它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人正在一条狭窄街道的拐弯处抬头仰望。

月亮即使消逝，人们也不会惊慌——城市里从来都有多余的光亮。人们在阴影下就显得黯淡，而在路灯下就会显得明亮一些。在许多光源的交织中，你会发现自己并不是只有一个影子，而是许多影子将你纠缠到一个地点。你要摆脱它们，必须进入更深的黑暗。

有一次，我来到城市的郊外。夜晚渐渐降临，它没有任何奢华的仪式，没有华灯齐放的昼夜交接，静悄悄地，黑，就涂满了四周。

天上的星群使天穹变得那样高远，那样深不可测。它们用光亮缀合了种种神秘的图案，向人间投射着暗示——就像寓言一样含蓄、诗一样委婉。因为夜的漆黑，这一切就变得那么重要，那么耀眼。

这是真正的黑夜，黑的夜。多少年来，我居住在城市，已经忘掉了黑夜，这样的深黑，比我的内心更深的漆黑，仍能在我的周围环绕。它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到光亮的含义。

城市的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他们出生在无影灯下，一直被光陪伴着。他们从未见到过真正的夜，也不曾知道那不曾被光污染过的纯洁的黑。

C

我黑夜扬帆来到人生的宴会上。

——泰戈尔

正是这样的黑夜，使多少人看到了人生的开始。婴儿的啼哭被星光照亮。在乡村里，偶尔听到狗的叫喊，人们在屋顶瓦垅的斜线下沉入睡眠。

城市的灯火是不灭的，他们不需要星光，也不需月亮照耀。天上的一切更加超逸地远离了我们，它让人间的污浊沉入更深的污浊，而让天上的亮光浓缩到更小的亮光里——然而那由亮光织就的神秘图形，仍在天穹的拱顶上默默地指引着什么。

这是我们的祖先无数次仰望过的星空。它被 50 万年前的北京人仰望过，被 3 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仰望过，大地用自己坚硬的岩层包裹起守夜人的灰烬。它被视为半球形的天穹上镶嵌着无数盏灯，我们的生活被笼罩在最豪华的装饰下面。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歌手斛律金曾对着笼盖四野的穹庐歌唱，李白曾在水中捕捉天上的月亮，这是他思念故乡时曾抬头仰望过的月亮。总之，这茫茫的夜空，曾被汉代的张衡仰望，并将群星放置到自己精巧的浑天仪上。这是让占卜者百思不解的夜空，让皇帝感到惊恐的夜空，平凡的人们却从那繁星或月亮的光芒里找到安慰。今天，银河依然在我们的头顶上奔流，月亮从来都使暗夜的行路者得到柔软的沐浴，时间从漫长的历史伸向我们的内心。